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DEPT.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011734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95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送呂晦叔赴河陽

贈司馬君實

哭張子厚先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陳公廙園脩禊事席上賦

春雪

晚春

西湖

環翠亭

湖上獨酌呈范彞叟朝散程伯淳奉議維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第四卷

明道先生文四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邵公墓誌

程殿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澶娘墓誌

邵克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右明道先生文四卷

元無序引

伊川先生文一

第五卷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胡本脫二句云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胡本不遵聖訓違誤

尊作

第六卷

伊川先生文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此篇胡本誤在
免崇政殿說

後

論經筵第二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此篇胡本誤在
辭免館職狀後

再辭免狀

此篇胡本誤在
論經筵三劄後

乞六參自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
誤在別卷

辭元判登聞鼓院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
樂御宴奏狀後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此篇胡本設在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後

又上太皇太后疏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此篇胡本設在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後

又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論開樂御宴奏狀

此篇胡本設在論開樂御宴奏狀後

乞歸田里第一狀

此後胡本並同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眼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七卷

學制

伊川先生文三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脩立孔氏條制

第八卷

伊川先生文四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為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

此上二篇胡本誤
改字各見本篇

禊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

胡本無

雜說三

胡本無

四箴

有存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印銘

聞舅氏侯無可應辟南仁詩

謝王佺期寄丹詩

遊嵩山詩

第九卷

書啓

伊川先生文五

為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書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

胡本無誠能至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簡

上韓持國資政書

上孫少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谷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胡本表法文手居和敬之子
大字却於本改于居上加一

字邢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胡本帶管無恐至問下
十四字無匪維以下三

字十四

與金堂謝君書

胡本

答周寧先問

胡本

答張閱中書

答楊時書

胡本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無胡本

定親書

又書

無胡本

答求婚書

第十卷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伊川先生文六

始祖

先祖

補

第十一卷

伊川先生文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孝女程氏墓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田丸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按文

第十二卷

伊川先生文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冊本繁美
下無奇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禮事

改葬告少監文

四朝本
十一世作
文同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
孤端中存白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
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
纖悉具備豈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以下泯泯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
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
師之聖人之道較蹟千四百年至先生而
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
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

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
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
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名為宗政
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重於時者思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
類巧為譏訕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
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
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為所薦責澶州今上
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
沒晉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
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
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
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曷
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
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完深出處之完潔

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

幾焉

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
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別

行

放蠟頌

文闕

酌負泉詩

文闕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禮說

書銘

與方元寀手帖

謝執政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傳耆伯壽可手謁

答晁以道書文開

與橫渠簡文開

答謝良佐書文開

寄范淳夫書文開

傳聞續記凡十一條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
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
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
世聯葭草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

朱子之意以復于舊然如定性書富
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
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
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
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
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
用鈔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
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
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
復具列且爲竊考程氏世系譜于十

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
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
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河南程氏文集目錄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

明道先生文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
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
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爲流
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此句



在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

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

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無必有誦訓箴諫

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

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

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

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

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

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

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

一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脩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

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
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
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
聞其高道尚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
敦遣萃於京師館之賓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
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
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
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真學行

胥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
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
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
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博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
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
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
從後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
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
遠於黨遂比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
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

學者衆推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
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
而當者復其家之後群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
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
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材之下
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
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
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
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
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

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
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
端潔居家孝悌有廉取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
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
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
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
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
取學者成否之分数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
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

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
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
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
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
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
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
授以亮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備進中於論選則不
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
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
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

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
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
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
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
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
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
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
萬世行之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
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
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
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
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
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

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
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者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
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
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
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
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
不可以通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
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簡於已反身而誠之
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
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

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
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
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網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雖天極聽賢之
明蓋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
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
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可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
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

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
迄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
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劄子

兵後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
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

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

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

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

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

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
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
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
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
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不遽當改革哉
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
入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
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
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
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

修交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足之風未成於天下
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
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永之或改所以百度備而萬化
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
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
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
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
法富者踣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
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

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
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北閭族黨州鄉鄩
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
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
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
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
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
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
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

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小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

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
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
逾百萬游手不可貨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
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
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
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愼寡漸為
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
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
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備六
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

資天下皆已章藉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
漁獵之繁暴以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
弊之極矣惟情度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
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
器用等差分則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
今禮制者雖有廢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
賤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
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
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
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

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六端以為三代之法有
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
得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
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
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
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
治道出焉本朝養賢亦本於學而德化行焉
職官實六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賢化將何從而致

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

盡天

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樂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名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

○文集一
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
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
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
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
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
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
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
然知陛下崇高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

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文辭則事固有然
教化之本源干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
足以盡其所至夫措按詔一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
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
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
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
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
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
况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
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諫新法疏

熙寧三年
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
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
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
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
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
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
語必勝而近日所聞亦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
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
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動

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
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各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
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
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
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入之擾亟推去
息之仁況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
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
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再上疏

熙寧二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
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
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
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
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
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
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
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
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

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辭京西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
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
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已
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已矜
衆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
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為諛諛之言知人
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為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
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闕踈徒

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
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願廢職業既已杭
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
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顧詭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
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朝廷綱紀
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
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
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
之至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脩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
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執謝謝臣性質朴魯學術
空虛志意粗脩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
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
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
闊踈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刺滌肺肝曾無禪補
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
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架堅
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
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

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
邪之心迹辨真偽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枉直不忍
實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
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矣逾於山嶽
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
狗小夫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
仰酬於萬一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三

明道先生文二

書

記程文
附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
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幸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一作用智則不能
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
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
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

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處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
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哀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
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
用智之喜怒哀而視聖人喜怒哀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
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
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
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

一記字無

故其善惡皆見於後

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以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

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史與天凶忍殘殺之極者以

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

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

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_二平而無傳其不肖者復

幸而得蓋其惡斯

一作其

與古史之意

一作事

異矣夫圖

治於長久者雖聖智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
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

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
待久而乃淳固而不變今之治而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
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如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
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僕後之人所
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
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
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
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
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
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

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
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民得終佚
勞困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教敕俾當
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
怨讟之因歟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
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
且為生之本宜教使以_之勸則從上也輕蓋蠲餘之
自得蠶繅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
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乎乎而勸功志在使人

後以農疇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且復教令
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
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
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
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
繹騷不奪其時道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聞力穡
之迹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
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且業其
安固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
饒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

雖至顧有憾以會無體充豕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
詩之戒事衆樂而趨异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
籍以為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
雖勞何怨

南朝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
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脩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脩
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
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
者也
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

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禹世所利
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
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
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
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為道其發
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
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
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
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脩人事而
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脩五行叙則其生材

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
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脩人也
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
之道亦王者之所為也王者既脩五事而致五材則
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
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
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
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
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
形也君之所致五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

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
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
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
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
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
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
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
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
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
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
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
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
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
而明之勤而脩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
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為道道是而巳矣兩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尊人倫之義
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

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飢寒轉死于溝壑者徃徃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備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疑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

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
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
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
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
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
爾今朝廷清明政教脩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
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
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
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二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
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

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脩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饗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

敗惡為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
法得之者寡矣。至唐貞元，實學于啖、趙、疏為遠，書有纂例、微旨、義疏。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
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
為條其大要，庶以所見，其是非。

對春秋何為而作哉？古王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
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土公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
人為殊說，互相彈射，其心於仇讐。開元秘書言春秋者，
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
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

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
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唯未能盡聖作
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
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
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
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
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
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
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
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

之三傳徃徃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
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
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
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
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
是也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
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
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祭明郊
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
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

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
次子即則言非有俟而次則已將為賊爾防兵亂之
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
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略之
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
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
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
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
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
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

問之下不能詳悉故憲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群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掌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

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于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椽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椽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歟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為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為

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為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

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
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
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
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
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
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朝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
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
文愈密而早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

本之術必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嚙不出
一語嗚呼恐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
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為先何
脩而後可勿踈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為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
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
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
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
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

原一而已其始在貨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
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
亦費之一端爾貨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
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
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
供厚乎為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
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戒而圖
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
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
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

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為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滲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

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疾
善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
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期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
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
知方饒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
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也若
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
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
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
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後世人

效乎謹對

2025.04.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obscured by ink smudges and stains, locat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character '卷' (Volume) and other smaller characters.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三

明道先生文三

銘詩

顏樂亭銘

為孔周
翰作

天之生民是為

一作惟

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

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

其一作其

生聖以道化

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

巷汙以榛井堙而圯鄉閭室室弗視弗履有卓其誰

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

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渾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

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

一作為

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
無彊古今所常水不忍發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
可忘

遊鄆縣山詩十二首

序有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占有扈者尤復秀出常
恨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于天官
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
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
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
在山面最為近邑常乘間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

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
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
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
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
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
由高觀登紫閣還憇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游
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
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
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
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

得徧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日入太平谷憩息於重
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殆非人境石道
甚巖下視可憐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
西南下至重雲轉西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
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冷可愛坐石掬水戀戀
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
上西望樂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壑目極無際下山
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
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徃徃成詩章自入山至

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
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瞶矇
喜有終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
世路嶮巇功業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峯手遠相招縈紆度石橋
噴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彌猴

山僧云晏元獻公來彌猴滿山

聞說彌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鑿目前峯來自彤雲翠藹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早時功

草堂

寺在竹林之其竹蓋新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巖巒富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

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餐其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
又乞與雲膏洗俗腸

遊重雲

又獸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和巨勞足倦深山
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幃比到山前却
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

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岩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
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
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
崖顛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
比肩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
上方頂上朝來望陟覺群峯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自重廻
不是吾儒本經

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窻

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典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黃黃一作黃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為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功名未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權酷虧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主

簿嬉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聞寬滯雪田曲辰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
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偶成

時作鄆
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傍人不識予心
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郊行卽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
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盃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
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行莫忘歸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
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
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一作香醪

春日江上

新浦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
日風帘輕颺竹間樓空處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
漫遊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
道人不識悲秋

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不似常
花羞晚發故將春色付秋開存留金粟天偏與漏泄
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晚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
獸初覺冰漸結硯蟾敗果卷風輕殺殺遠峰經燒靜
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燠身著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二首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
口芳晨色求共指雲間
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
猶料峭放開山色已
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
羨皇更上人
陰曠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
燕心閑鳥聲人意融和
候草色花芳杳鵲間水底
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
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
恐騷人合厚顏

中秋月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
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
髮鬢窺瑤闕分明露桂枝
遊英同醉賞誰復嘆官羈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益

一作圓

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

餘清影倒儼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尤綠淨涼吹夜

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
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
晚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
法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斜尖步
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昔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貧隨看花伴。
應笑我龍鍾須知春色醲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
直使華顛老子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沉酒定嫌醒者非。
顧我踈慵老山野，却騎歸馬肯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
叢深不知處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
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逡巡却是去年春自
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贈王求

一作求

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靈借問閑窗靜孤
背何如爭勝擊珊瑚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

平

以灑藥關乍憑酒力溫飢

骨陡覺風威着面頰問里

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

前山急須趁日藏薪炭凍侵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小，東風初動似來新。忽驚平地有輕
綠，已蓋六街無。舊時塵莫為枯，笑吟野草恐當且憐愁。
醉捉舊作香翰詩，又空怨玉，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車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

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來墨妙多難卷，天為詩豪剩

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

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占軒度

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車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
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知。
不恁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我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管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
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待餘盃。
樽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
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教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
暫到鄰家賞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
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空

占按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五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
改一樽聊為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
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蟻
蠟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安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
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一作事不從容一作踈慵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

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
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冕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
朱鳳御星蓋青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蕊弄晴暉
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
醜夕思颯馭香晨望絳闈乘遲愧宮職蕭灑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窾恰似使園基址
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
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遊車

白樂天有詩
我廬中

丞浥澗山居
去城之遠

野軒

誰憐大地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
思始知泉石在胸中

汧亭

強潔猶來真有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汧亭妙旨君須
會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
砌石栽苗過百名
好是微風入庭
戶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
亭頭山色晚尤佳
欲知剩占清
春風處思順街頭第一家

和花菴

得意卽為適種花
非貴多一區
才丈席滿目自雲蘿
靜聽禽聲樂閑招
月色過期公在康
濟終柰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
偶以四韻奉謝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嘆終喪益自奮勵力
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
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
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
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
又通判睦州會海永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
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
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為
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



城無完舍公周行扣視為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憇
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
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有髣髴思為
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為
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為
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
躍啼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
之後吏緣為姦貧者尤被其害公為之法役均而費
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為都官員外郎尋召為侍
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物議譴劾，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輩，恩無意，孤寒獨在。」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

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
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中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
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賍敗郡政隳
弛歲復大斂公至脩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餓
孱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為諸路一作之
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荆湖除此
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
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仕義恃險而驕將帥群蠻為
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
至辰仕義畏公即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

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時
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取賞吾
不忍為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名為
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為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
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
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摧領府事前政多
務姑息寔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
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
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
中如已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

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
畏法蜀乃大治必有中貴人祠殺媚常留成都中數
十日誅取珍貨可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
命三省其二使者有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選兵部
郎中召還為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
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
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
律而三關為甚公為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
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為產籍之高下民懼不
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

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
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
解兵任求為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興江寧舊多火
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為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
召權御史中丞時連崇樸園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
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
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
察更為疏極論兵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
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
言者五進見而三回陳者多至不計何止英宗不豫公方

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
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
奏發大臣陰事其說蓋盛於都下而知竒欲拔
公為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
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為
信且其首為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
府而執政以之竒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
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
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耳重譴不敢
發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

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
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
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廷遴之故詔辭甚美所以
寵耀其終始馬公晚樂登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
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
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
官四十五年累階至其勲其爵其食邑若干公精慎
長於正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
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
時者為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

美資宣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懇出於自然
八九歲時尚書為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
釵於門外公默坐起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
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
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
金邪吏嘆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
隻棲於葺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釵為翫客有墜其
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
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
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

已子為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
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毋喪貧
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為之化後居顯任自奉
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
論清澹而端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
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與人
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哀之變遇事明白不事襍飾接
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溫然有大
雅之德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
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寵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

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
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車心以待物耳又
常教其子弟曰吾教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
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
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
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為勢利誘不以威武移
潮州州宅舊傳多慚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
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
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
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為宗黨所

尊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
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俊敏有高
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
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
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
四人曰該曰諮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
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
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
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顥所親炙而知者謹
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
日死於熙寧首禋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一作之
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
名也生而有奇管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
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
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
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
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
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

所不為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
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勸笑跳梁
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
蓋歟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
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
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末則吾不知其所至也
吾弟頤亦以斯文為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
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
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
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

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歿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博以誌其墳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為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大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

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為荆南
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
谿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
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
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
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突出
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
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為利乎卒不
自言代還得為汝州龍興令計省有言其材遂監解州
鹽池歲課羨溢改太理寺丞簽書礪州判官公事太

守武人不知為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
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非太子
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中州依政縣時長壽太
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
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
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
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
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
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商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
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

為不章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顛曰顛皆為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丙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顛以父命得預後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為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
而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功有緒而讒毀
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
者惜之元豐己未李直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
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
於人視貧邪姦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
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
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
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
氣運醫藥筭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
勇於有為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

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頽為友易衣互出而謀食必養一家如一頽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頽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頽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頽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頽之孤妹為寡母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雖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頽波而

累年笑小八不能通二盜

以自張吾知其無能

為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為不

破矣乃遣人諭二盜

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

之死然召我亦有以

為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

且約曰某人當以甲

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

惟仲通曰彼欲為惡雖

不名將至且言信於邑人彼

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

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

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

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

仁御史用間者言將誅

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

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

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

功縻以冗職可絕後患

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

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

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為謗語借勢於上官

以搖其事人皆為仲通石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

所均者萬七一作千室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一節

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

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心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

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

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仗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

聖人之時乎則言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

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滌
州郵城縣遺直鄉之先塋。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
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
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
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
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
乎。銘曰

二氣交運。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
生之類。兮備駁其宜。有鍾粹美。純一作粹兮會元之期。
聖雖可學。學一作作兮所貴者。資便僕。皎厲兮去道遠。

而展矣仲通号賦材持奇進復甚勇考其造可知
德何完号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哉無
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諷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
師以勲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為開封人少師諱羽其
嬖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
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
適公即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
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

簡公履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為常州戶曹掾時朝
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
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為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
富多疆狷小民困於浸漁為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
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
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于京師大豪陳順謀
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為嫁使其黨證之公
察其情即命捕置果以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
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
緩其事更即為謾奏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

狀人或勸公辦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辦者乎曾史以
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寧環城人大飢邑
豪吳氏以貨得官藏粟閉糴公名諭之不從謂曰民
餓且死令亦不致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
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
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
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
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
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止直評以非康
洛人不直其事謹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

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奉事唯恐不至其後

跡異露有司猶

薄其罪但坐杖笞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姦謀詭說皆檄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為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

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飢力為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于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為不冤故前所泣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豈大邑公為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為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

不謹公以義罷職遣繼以曹以魏襄悼公利用之孫
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頡皆太廟齊郎四女長適國
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
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為浮圖事及因陰陽拘忌
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
司農葵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于先塋且命顯
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顯之幼女也其父任澶淵軍而生故命
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

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
動知思安靜沉遠殆如老成叢比皆意其福且壽事固
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瘧瘡之過劑一作善
醫者論之曰瘧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
疆弱為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為劑之大小今察以大
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
責命於天言之以為世戒云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
五月而葬於河南伊陽縣西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
嬌兒同兆一作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外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

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吊
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
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
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
姬姓。系出名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
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
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
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

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
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
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
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
賢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之邊
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寓一作齊魯。客梁晉。久之而
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推
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
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無卻。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
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

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其
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
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諂。通而不
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
燕飲。笑語終日。不取其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取病
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
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
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

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

之功

一有為字

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

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

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字有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

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

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

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

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

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

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其難其居若先

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
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
先生之葬。附于先節。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壯。開步長趨。凌高駕空。探幽索
隱。曲暢旁通。任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旣
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志。嗚呼。且在南。伊流在東。有
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
徙家華陰。少時。個僕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

好爲志無學初寒酷者是矣嘗廢書博極群書聲聞四
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
幣迎致有異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
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
先之名莫不願見觀老而家益貧思得福養勉就科
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
於是乎會某過懷智高攻隋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
征習先生之賢請于其子某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
功初命武備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
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學惟學

其用雖父母之疾

察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
為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
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上為左制度稱其家
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巴無過時之
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
益凋弊先生抗義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
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
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
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為害
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自占地籍惟以利誘貧

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
家發櫝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
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為姦利前後為守
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慕其罪荷校置于獄自守
而下畏恐生禍交為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
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
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
丐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為知涇陽
縣至則鑿小鄭鄭一作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
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役旋復專總其

事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毀
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
惜之元豐己未季貞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
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滌其義一毫不以屈
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敗
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過人之善友之助之欲
其成達不啻如在已也博物強記貫派萬類若禮之
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
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
勇於有為而平易仁慈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

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
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
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為友易衣互出而謀食
以養一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
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
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
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
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
顧顏之孤妹為寡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
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頽波而

起發疾先生家無甌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箋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為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憐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北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為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吾穰首孫武之

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

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此字無熙

河未開之時

一作前

韓忠獻

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

生馳至境上召其酋酋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為明

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一作聽命願為

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

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

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妄舉互言於朝時虜

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心

先生以數十騎馳涉一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奪其騎

為三四令之曰高俄旗幟於山徐行虜循環間見其
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其番酋反覆繫其
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入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
不貲雜羞離然兵置其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作
悅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已任主
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
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充長
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
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
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

元王父諱高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濶
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
大君妻一作其媼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
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
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
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
前夫人柩焉顯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
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兩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慙遺
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齒為公所器教
之誨之實要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
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
南風一作之蕭條想丹旆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
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
世為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
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繇百世之長公
為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
寓愚之誠号因遠致乎有觴公其來饗号慰余之悲

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尚

祭富韓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

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

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尉文忠

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變契出乎唐虞

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

或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悲其位而孤蹇孰

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身乎尊富安榮

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逸四世皆上
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
塞乎天淵優渥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
無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
孰不齎咨而涕洟尚以公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
之常態苟或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求有身伏者以憂
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遠惟公年
彌高而志愈厲身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
道極晝夜之拳拳追乎瞑目之旦屬續之前萬物已
莫累乎心胷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

平身名之謚號為撫實祭用之聖詔極於哀憐
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顯愚不肖辱公
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
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衽負棺奠不臨墓引領
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
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五

伊川先生文一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
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
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
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
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
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
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
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

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
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
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
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
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
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爲此臣之
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
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
學者天下太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
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

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
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
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克於
已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
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
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天命
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
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
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閱生民塗炭
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

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湏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

國若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
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
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
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
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
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
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
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舉討賊百萬
旣無以供費將重歛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
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平

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
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
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
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
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我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
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
爲今日之計乎則夫以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
足省其成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
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
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

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
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旣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
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
起儻稽撲滅必多響雁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
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
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
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
能堪矣况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
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

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
警惕于衷息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
事勢觀之理無常爾維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
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
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
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
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
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
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

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
官更有犯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
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
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殺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
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
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
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
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之

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
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
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
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
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
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性則無職不舉然而天
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
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
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
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以

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
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
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
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
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
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
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行二千年矣後之
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此則無知之深也然
而人主徃徃惑於其言今得物於道示玉工曰
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

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
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
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
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羨其曰不然宜也
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
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
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
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
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

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
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必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
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
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
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
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
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關但明有危亂之虞
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
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

使盡其誠苟寔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
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群臣群
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
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
祖特加授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群
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旣以父任
後祖適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勲臣父珣又蒙延
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
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識事
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

也或者更爲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
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爲心
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
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
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
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
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
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願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治平二年四月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
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危亂典禮左右
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
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
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
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
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
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
非人意所能推移苟能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
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

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漢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王之號。上累漢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闡明大義。雖知稱臣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漢王與諸

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遠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主。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

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
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旣避父
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
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
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
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尊者以誠爲本。乃以
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
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僕王。不損所生之
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
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

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
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
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
朝之制。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
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
王。如此則自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
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俾祭告。當曰姪嗣
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
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
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

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旣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所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問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身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分。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旣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以群情訕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

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議。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志疊分。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如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益祐陛下。享福無窮。率

土之心。翦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太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自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過。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

臣珣言伏覩八月八日詔勅以比年以來水潦為沴
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寔封言時政關
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奉天
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
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部職
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
狂易之誅賜之省寬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
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
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
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

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
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脩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
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
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為也
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
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豈復有如商
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
興善治思高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
沴於今日將來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
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

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
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
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
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
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舉之而有領舉之而
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脩惠養有
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恒
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
固而不可搖也此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
不足為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

而陰陽順無水旱虫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克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脩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摠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况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為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于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

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飢饉有大勞後姦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寔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于天

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困空匱則又甚
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
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寒
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
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
於外雖欲為之末如何矣戎狄強盛古未有此歲輸
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
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心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
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
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克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

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况征斂
興發而民人轉亡飢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
興衆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
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
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
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
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
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為動也嗚呼貽天
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
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

至則為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
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
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
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
也臣以為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
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深君志
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
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
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
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
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
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
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
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
能改為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
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
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
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

詔以飭之非不丁寧必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
以為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
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
再任于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
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故
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
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
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
必行之雖疆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
况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如臣前所

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
深沉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為
難勿以衆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
人君所為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
然稽古而行求為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
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
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
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
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
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

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
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
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
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
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
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
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
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
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
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

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己任
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
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
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
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
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
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
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
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
僕趨走若吏史然文安示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

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
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
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茲邪之人亦知其易搖且
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
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
所繫此人君所以難知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繫取
之之道如何爾皇幽以為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
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
嗟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復道之士孝聞於家
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為其言合聖人之

道其施蹈經典之訓以用之於朝及致敗亂者乎用
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敗廢
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
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
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
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
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出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
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以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
輔為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
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忠其不能為忠其不得為忠

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
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
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
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
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為亂當維
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願
示之以必為之意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力行之
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則
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
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

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善之可為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佗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

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
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
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
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
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
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
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慮賢俊之
棄遺于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
於上不足以為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
不乏邪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

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
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
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苟不
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
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
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
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
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
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
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

若珍禽異獸環寶竒
雖遐方殊域之所有
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之有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
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一仔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
穴之幽不可冰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
爾夫人君用四員亦賴公卿人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
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
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太率以為任已
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士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
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
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

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
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必
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
周公異也欲以兵助皇明燭幽
之所為而已仕下誠能專心
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
登進之弊賢自任者自遠之
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
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
而風教厚天天下之賢其有
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
周公異也欲以兵助皇明燭
之所為而已仕下誠能專心
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
登進之弊賢自任者自遠之
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
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
而風教厚天天下之賢其有

天下之治未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
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惡混雜，
曾不以為非。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
小差，衆議囂聲，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
護泚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所以非常
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取范純
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
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
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
顯効，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不得其効，亦無媿於天。

下矣設或大敗一取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遂
擇期於得人爾益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
尚愈於不求誠行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
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
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
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
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
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
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
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願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

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
民為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
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
悔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
為譏病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
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治平四年

具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
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
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

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
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
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
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踈賤復敢
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
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為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
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
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
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
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永

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
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
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
容物亦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
自為之為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
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
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佗眾議難違人情所迫
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
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
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

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遠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為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竒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刑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

古至於紉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患於數百年之後漢
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
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
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
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
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
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
此者也遺簪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
陵得不窮深極遠必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群臣畏
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

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
帝之福大陸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
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任率願陛下詳覽而深
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八年十月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勅以華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
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
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
有恐懼脩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効其忠懇况臣世
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

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為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致則改而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不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為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為當求自新則在陛下

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灾而懼然而
能自新者蓋寡夫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
自辨也視是而為非以邪而為正敗亡至而不寤天
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
而不能辨爾臣以為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
省已之存心考已之任人察已之為政思已之自處
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
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為陛下辨之所謂所已之
存心者人君因憶此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
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

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
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
綱為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
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
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貪作賄夙興
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
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
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
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
欲逆心者求諸道與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

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
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
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為
馬矣願陛下考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
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
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
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為也皆
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
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
皆賢此為天下之公乎已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

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
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
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為不世之賢暮隙
則有一作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
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為政者為政之道以順民心
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陛下以今日
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歡悅乎為愁怨乎民生
為阜足乎為窮蹙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億兆
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
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

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為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為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為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為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為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眾人乎眾人之言可使同也歆訪之下民乎下民之

言亦可為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救之以衆人之智
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為
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
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
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請賢人君子陛下問之
於有為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豈可訪也以
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
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旨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
必能上應天心名迎和氣臣以為唯至誠可以動天
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

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事致王道復興皆為高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為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為思高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特永保丕基於無窮夫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元豐三年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犬

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為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

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苞天之恩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

是但恐有以陰咀囑拘忌之說上惑聖聰者在陛下睿
斷不難辨也不道以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
為賢乎為愚乎曰陰陽之說設為可信吉凶之應貴
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為
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
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
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
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
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
而誠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

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
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
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
群臣必無以為非者若以臣言為非則是使仁宗遺
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為是也凡有血氣
之類孰肯為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
宰相龍耳鼓目之救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為大罪今
遇可為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
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
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為之理况陛下

願
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
富公見託為此奏願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
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
其不果於義也遂為忠孝罪人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集五

卷五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六

伊川先生文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願言今日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神伏念臣才識迂踈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願言今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
不許辭免恩命者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
大治首拔一人於猷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實之於
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
為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
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為臣之受也何義臣雖
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聞虞刑威而必盡
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克取臣之
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
為陛下出况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

懇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

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蹕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旣蒙賜名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勅旨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石臣

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而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
書臣雖瀝懇辭避不受而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
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
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
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
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全而貽
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
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
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
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

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處
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
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
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晉者周公輔傳一作成

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

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

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

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

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

童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

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

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

日衣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
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石道義至於人
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
中為益豈不其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
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
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
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
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
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
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
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為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
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不知求治而
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
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

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
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遠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
淳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酒瀆質朴應華巧奢麗之
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
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克經筵祇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九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
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
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
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
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
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
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
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
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

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
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
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
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
坐歎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公筵體只以經筵為一

義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
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願言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
殿說書者臣昨上殿回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
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辭竊以儒者得以經術
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
願之顧恨弗獲臣何

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

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

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

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
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為一時
之觀則可笑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斁
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已冒
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
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
竊惟海寓之廣賢後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
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為廟社生
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
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為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頓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劄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

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敏辟出入起居者焉宜
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
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
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
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
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
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入主在
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
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
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
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
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
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息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亦
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名命臣門下學者促
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名禮
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名之則不往臣
以為名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
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

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
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
仕也。進至簾前，心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
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
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

非常之遇。使臣曰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
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
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
覲詳察。曰如少者，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
乞聽辭避。章再上。將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

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
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
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
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
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
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
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
太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
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
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計長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

莫備於周公周公之

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

世之見以聖人之言

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

勿狃滯於近規勿

惑於眾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款

我哉周公作立政

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

為知恆茲者鮮一

世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

已又曰僕臣正厥

心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又曰侍御僕從罔

正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

罔有不欽是古

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

所以涵養氣

薰陶德性故能習與知長化與心

成後世不復知此
今也不知涉書中
能文宮人可以備
置官設職精求賢
殊歷考前史帝王
君至少其故何哉
也伏惟皇帝陛下
主但恨輔養之首
但見諸臣拱手默
如此雖弥年積歲

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
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
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克輔導何用
德哉夫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
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
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
夫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
者未至爾已供職以來六侍講廷
坐當講者一宗傍解釋數行而退
所益幾何且周公輔養成王之道

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其
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
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熟聽使盈耳克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
稍長私意一作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
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
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遠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
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亦嘗忌規戒至曰無若
舟朱好慢遊你傲霄且舜之不為慢遊傲霄雖至愚

亦當知之豈高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
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
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
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
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發規戒為慮豈不深遠
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濇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
月未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伏蓋踰三月古人欲旦
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二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
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
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

是名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
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
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
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
假既開且乞依舊輪人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
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且之充置取為至切故周公輔成
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朝使蔡伯
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選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
上十二已下端謹頡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
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不能歸常令二人入侍一

入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者承不得
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
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
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長習自來宰
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
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
可經筵講筵一作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
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
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
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

次與文彥博同赴延延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
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是職置來已久乃
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
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
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
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
彼親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
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母遇政事稀簡聖
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崇
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廉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

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
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
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
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
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雜兼他職不
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
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
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
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
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生口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

進講未嘗取不宿齋豫或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
苦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
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
曉也道莫學感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
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事置
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
未能處能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
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
為重事不以為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
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

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
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
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豈能傳於後世不虞天
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
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
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
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管國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勅差臣兼權判

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
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
論之甚詳不敢重疊叙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
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
件勅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
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過講
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帶伏望聖慈
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員續天威其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將一作為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况臣稟性朴愚唯知為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

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勅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

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為節序變遷時
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夫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
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
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
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
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

蓋前非敗過不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

元祐一年春

臣顛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
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
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
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
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
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
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
况臣所言非出已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

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
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
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乙於延和殿講讀太
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
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
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
思之太皇太后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
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
時名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
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

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為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佞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

肝膽言盡於此伏乞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宗政或延和殿隻
日講讀與渡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
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
穩便處所只乞就宗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
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
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
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
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

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
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
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
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
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
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
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
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
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
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

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
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
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
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涇遠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
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
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
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
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
也苟如是者眾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

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
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
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
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
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
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
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
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
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自仁宗時
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

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

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
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
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
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
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
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
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
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
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

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
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
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
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
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
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曰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
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
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
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
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

0028 M 11 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七

伊川先生文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

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合補內合蓋無虛
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
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
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
只輪番請名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
益

序之體舊制考察行執以不犯罰

為行試有高等為教有注官免首試免解三等旌

擢今不用舊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孰為
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
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

一三學制者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
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
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
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
孟子講大經終者起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
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者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為政之方

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大學
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
學

一武學制者詳所治經書有二略六韜尉繚子鄙淺
無取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
事

三學制者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
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
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
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

改

論改學制事自

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

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

其正錄並合減罷

所罷官乞與比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舊制八十齋每齋二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

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卧

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

願習者止為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為一齋

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

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為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徃來道

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
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
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
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
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
志風俗亦當稍厚况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
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脩勅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
子監勅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

制皆是庠序之事與從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
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者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脩太學條制手分依下
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
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
繫創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
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
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一齋不言無人

即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

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
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
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湏更立條目待賓
更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
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
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為七間繫減二十四齋止
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
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却稱七間為一齋有此間
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卧榻暑

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卧榻其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備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學行善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復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者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為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與子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為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

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
占使外可為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卧榻並是量度
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入共一榻不
惟暑月難處兼製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
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執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執今
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
行藝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
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未見得長貳如
何推擇及次其行能其餘目事實各合如何聞于

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
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
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較等差所以今來立法
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鑿裁長
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
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
但取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聞于朝廷所推恩數目
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
有難為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

禮

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勸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為防閑甚失庠序之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聞歐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止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為舉人者即今

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
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
即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
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勅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
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
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
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為不明即可改及為若古者四
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
為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

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
行檢况自來條制凡為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
未嘗更開說若為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
事以為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壽
弁卽不言若克軍健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
令品官家非不請券並聽入驛卽不言子弟為卒僕
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
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
欲并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為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
成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牒開封府或本

賈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在必云
牒本賈者蓋人之惡最耻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為警
且暴一罪而使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
舍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
入齋即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
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即掌儀疲於接
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
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
未見命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

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甚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
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
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
往來必長有序威儀濟濟即是觀禮儀行節無之間
聞諸齋絃誦之聲即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
為盛談流傳天下何必湏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
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即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
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
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

四方之士極滌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
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以喜者固不憚其煩也
况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即是密密明有學制門吏白
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
不須煩文往年胡博上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
或至于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
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
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覓

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
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
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
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
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勅勅送國
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
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
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卻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

折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
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
卽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
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
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為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
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
詳所駁之事卻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急却稱
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
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

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
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六用何防學校
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
之說大派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
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
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
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
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
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
起得其一至猶足為益况淹久乎或速或久繫

其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
至矣而禮部以為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
之實也夫與人為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
亦徃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
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
部狀稱部全取問具狀回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
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
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
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
切緣學制具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

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
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脩之學制皆不可用
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
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所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許
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為七間止容得一
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
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
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徃徃遣出
朝廷立定齋舍間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

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秉學者稀

少之時漸次脩展

某年只

豈有一旦遣出之事

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文尺算

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即是齋舍數目未

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

是且據今日學舍為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

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眾故唐至貞觀六

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

行事力克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為

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謚竊以舊法惟
三舍升補一事且以為未便天下人所以論議言
者所以為言朝廷所以重脩及爭競之端獄訟
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為最
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有詳云行
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
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成材之多豈以
艱難為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
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總一人何其少也正
由書行執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

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
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
法惟令長貳推擇行執衆所稱者升為上舍緣
行執若無法考驗即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
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
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
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
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
為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
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

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違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違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專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于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為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

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為可循守也此世俗
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
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
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
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
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
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
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
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

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為紛亂又云一人日專
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
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
比之佗官極為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為等人
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佗事故則出
無可柰何不當以此為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
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
便入外舍充為踈簡其間豈無隨業苟求之人
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

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曠業之人無由
久容

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
讀史不唯事情迂闊兼妨發生理員專意法律夫
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
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
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
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
律學博士却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
學生抵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

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為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為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為迂闊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

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
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
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
出官人且今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為善意不可
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勅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
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燕土支
收文案諸事最為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
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
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脩立上

條不曾申明得旨勅條不許既曰脩條即須損
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脩條即
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
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者詳助教雖緣准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
令繳納誥勅繫抵牾甚會上條繫舊法竊詳云
初立法之意蓋為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
便得為士人即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
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為
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

即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為不許入學監
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行所以專指助教
禮部者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為不可竊以朝廷
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
脩行險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
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
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
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
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即不說如何施
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甚會學生在學有犯

取問狀

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
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
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
失士人之行者難為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
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
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
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
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
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
之意

一禮部者詳稱三舍并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

正錄其二舍并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

知繫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先克正錄

人給錢米屋若干夫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

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

見繫出賃收掠房然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

何異新條明載於因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者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量

比類支給今來所做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

長貳裁度支破緣左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

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
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剛去舊條比
類二字本所供筭稱勘會本所支費文具回禮
內其事理甚明乞會朝廷斟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
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
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
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
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脩改貢舉條貫
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

議施行學生遭喪父母夜非有君事官守安然
不葬自葬不葬之意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
厚人倫重法固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
奔殯害人理

禮部看詳新制將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

一經無輪講法之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

兼月講先須考校及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

為卷請名對面講應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

生員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

員較舊假限辯理事節日有牒訴如聽訟之所

今來備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
逐說書治學事不為煩勞改試為課乃學校大
體當面點抹教告為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
名次眾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
當面讀過指甚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
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
貳審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簡之事
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為
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為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

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太學之正也學諭者
教諭為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
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為正名又云
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
繫令博士參預不唯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
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太率唯是欲朝
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太率
唯是欲密為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
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

罪情重舊條稱徭人并相容隱之人不許為保
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
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
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
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
徒有情重不可為保者徭人與歸明無異相隱
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
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鬪毆
今刪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

止垂惠注云垂惠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
內又緣謗訕恃慢兇恣受賕鬪毆之類亦是有
犯名教亦合包括在內今都分立兼行止垂惠
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
盜賊之法況有行止垂惠一條凡言之醜者皆
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脩立孔氏條制

元祐元年十月
奉狀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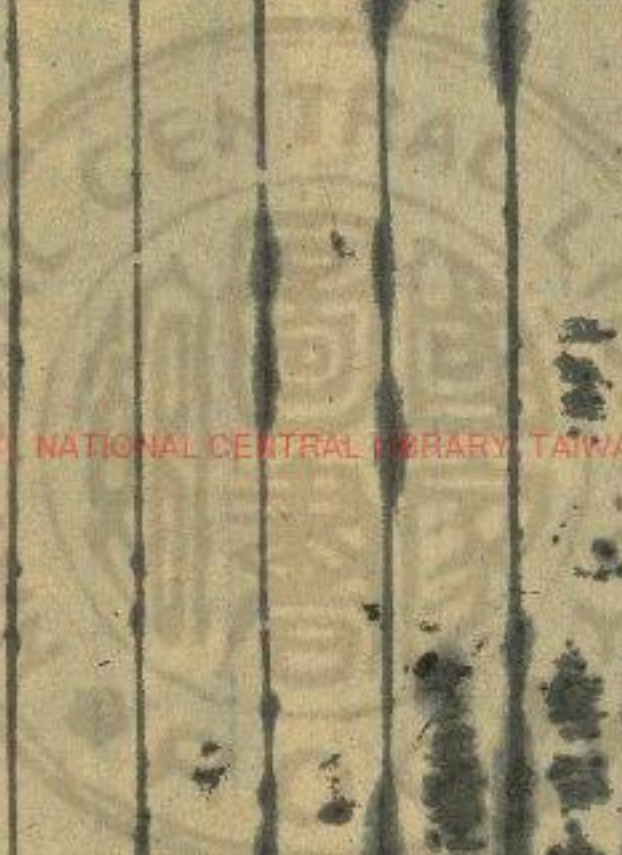
一漆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為奉聖鄉世襲
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為他官位在中大夫
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

河
中
大
學
中
心
藏
書

10

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

伊川先生文四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

論先生始冠遊太學朔受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

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守藏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

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湯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

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
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
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
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
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

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
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
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
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
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
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
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
是一無此字魚之一無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惟是魚孰
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

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
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
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
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
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一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吾昔作養魚記于茲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
竊自嘆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
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
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窓下

書

為家君作試漢山學策問三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
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
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
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真欺後世邪然學之之
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
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
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己工而已如是
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
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

則在脩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
通諸心者姑謹脩而可能乎况無諸中不能強於外
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
于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為本然而諸經之
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
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
為一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
異者何謂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
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為法於後世

晉武公身為衽奮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為王者勅
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
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為是而
可法邪為非而可戒邪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
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
貴專不以泛濫為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
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已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
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
職豈不以養人為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

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乃後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為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為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為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一作風俗一作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東高論得以矜式

為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

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如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
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三字其
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
帝以介弟之貴真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
皆親書之自來大臣
小事多不親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
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
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
臣竊謂是心也宜為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
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
百戶臣程珣題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
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
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真意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
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其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子生千餘年載之後悼斯文
之湮晦將俾後人_{一作}汜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易有聖入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辨貴賤之理盡於象可以知變象與占

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
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
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
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存作乎人焉有宋元符二
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時一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
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
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
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
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
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
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可者也先儒之傳曰山好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幽心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加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一無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

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
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
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
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空息而法其用則三代可
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
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伊川程頤
序

序

七無
強二

楔飲詩序

三

上巳楔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公會最為後人所稱慕
者何哉蓋其遊多寡不迫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

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穎川陳公廙始
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為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脩襖
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
詠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
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以好
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功
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
也哉

論漢文綏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

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
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
衛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
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
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
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為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
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
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
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
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

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
權善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
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
竭而飢者不得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
亡唯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
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
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
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

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則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死者滿道。愚嘗矜其用心而強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庠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後而與之食，申而出之。齧米啣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二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云云飽後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庠居處，切不得以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營，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

無是理也平日嘗慕游臨至其飢餓則哀矜之一也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謠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也田况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遊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濱廟不脩府舍也

其无失人心者節遊樂也前將者數十年為政

雍行錄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
予以千錢得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
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
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
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之
得又何嘆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歎夫有用
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
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

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

雜說三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
敢信已而信其師故常捨已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
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矣

四箴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
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
以自警

心考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之為則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言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情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機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禮則裕
從欲惟為作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

印銘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為姓性我皇考
卜居近程復爵為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
歲二月丁卯頤銘

聞舅氏侯無可應辟南征詩時年

詞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孟軻

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
關西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為道大不為
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
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
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能熊先才未得天下宰良
謀且作軍中師葛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謝主徐期寄丹詩

至誠通聖化

一作樂通

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

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遊嵩山詩

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曠不收
溪斷好山教不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

伊川先生文五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竊聞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為聖

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
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
于化而不得彰顯以至于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
而欲聞之乎抑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
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
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
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
于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
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
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

暨于選朝復將大用而先相自以衰老溼懇辭避乃
特為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
寧復示終用為相之旨至于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
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
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
于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
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
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
是為善者未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
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死朝廷

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其竊惑焉
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
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
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
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
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
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
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
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
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蓋口晦而不顯其心媿耻

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
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廷之
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
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舉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
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曲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
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
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
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行制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

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頤處乎公卿大夫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間鮮之况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口出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隆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至謝懇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
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
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
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
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
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
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
朝廷深念其然寃思治本詔京師至于郡縣皆立學

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
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
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
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
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為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
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實叨恩領郡雖才不足
以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
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為專以簿書期會為
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
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

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
又高行為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
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為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
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
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
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為意也蓋聞賢人君子
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
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
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
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

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
軒馭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
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
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
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免從不勝幸
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
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自承燕居休澹感慰
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

輒敢再浼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旣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為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旣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爲耶旣而曰賢者雖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剝陽之

德居無其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
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
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
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
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
賢者存心如是一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
矣今執事居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
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見諭曰作
口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為養老
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

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培其範宣尚其筋力也哉
幸執事觀觀文之義詳聖人替凡之之意思賢人君子
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
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
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

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

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

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

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
約見髮髯爾能無差乎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句句而論
字字而議庶及精微壹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
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語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
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中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
承盈幅之諭詳未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
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况十八叔大

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孰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
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
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
思得而求之哉願以為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
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
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
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
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
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

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于致政司空相公閣下
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
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
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盖非公無可告者非
公無肯為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臣者

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湏摧朽壓于梓宮于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其殺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為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

仁皇天下父

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為
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
后亦或同穴至于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
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
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為可行無足疑者伏
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
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
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
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
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

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
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禍患所
不避也况一言之易官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
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
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為而不為爾哀誠憤激語辭鄙
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
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
方有言于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

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為願
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東帥書

願荷德既深思報宜異取以狂言晚聞台聽公到鎮
之物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曰虜既
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曰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
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
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
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
以勞弊一道為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為利也

竊恐謀之悅於寬憂之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
未信而上下之心已如附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
毋惜功而致悔莫若收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
矣豈獨使敵人知有所用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
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
古乘塞禦敵必用驍之招募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
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並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
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

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
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
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前
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
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
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
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
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
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某何敢以
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
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者學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
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以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
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屬中人
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
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
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
也發之以道則是亦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

當以道為本心不馳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
權衡而酌輕重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
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
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
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壑地簡

願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蕪為無用之地野人
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為避暑著書之
所唐王龜弼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願雖
不才亦能為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各人事同難全期也中
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
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
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
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
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
乎此豈不善哉思不記書中之言故却錄去此疑未得為至當之
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
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
第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

將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
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
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
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
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
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
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矣正反害於
道心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
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第所見也
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

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書

願轍侍顧遇之厚敢以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
行為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
歸窆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
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
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
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
易哉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
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

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
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
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
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
得顯於東國則死主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
為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書

願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
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
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

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為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為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父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貴寔寔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心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尉書

願泣啓願罪惡不第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

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
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柰
何願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充俸執筆况哀
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兒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
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願泣啓楊君法曹

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為誌行狀願自作徐當
寄去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

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願也不才少而從學
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
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
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
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
溫厚西清入侍密宸袞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
非常之遇荷恩為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
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
徒切向風悃悞所懷敷宣罔旣

又謝簡

顧惶恐再拜啓仲夏暑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願執
耕畝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于
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覲伏冀上為宗社善
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
勞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
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願
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
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引素門墻坐馳神爽所欲道

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國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頗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如何

荷公知過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

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
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
宇其失已甚因害妖人作書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
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
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
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忽請勿議必見沮矣毋
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去但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
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泥
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
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
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
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
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
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具體達道言其

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
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
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
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

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

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

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

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

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有異性道不可一作

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

此義語一作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

者性之德却為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

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

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其善樞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

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

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空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

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止由中

而出乎

先生以爲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

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
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
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為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
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
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
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
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
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即天地之心神明即
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中即孟子所謂物皆
然心為甚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即易所謂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
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
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
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
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謂字有竊純一無
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
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求理義言雖無病而
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
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
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

教家塞未達不免再三澆濟惟望樂聞口喻義山
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
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
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
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
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處一有字恐孟子之
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
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

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
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
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一作求諸言

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

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寂然不動是也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動是也惟觀其所見

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

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

性也已是分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以謂聖

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

無若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

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

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
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
在上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魏都欲罷秦兵使鄭國說
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而汎渴鹵之地四萬頃畝
收常一鍾關中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
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利歌之曰田於何所池
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若人食關中億萬之口此

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
講求治功興其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
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其其事與後踰年功
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效歟功陝右之人至
今為恨其每患神宗皇帝知其然而欲興之意與先
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其未嘗惜噴至於流涕矣
嗚呼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謂文非昔日年之比也
涇水低下渠占高仰灌漑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
物斛踊貴此之由今方外有不乏之患寇師旌之興
諸侍為急誠深憂中歲增穀數百一萬斛所濟豈不

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
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
君以天下事為己任其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
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
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願皇恐上訴于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願至愚學道幾
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
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為人合藥誤不
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

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為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况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

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收醫者之棺者其
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為之。
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办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
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
其冤死而不為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為
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已之命也。
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
之法。此律正為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
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已之命則為人毆而殺之亦
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

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怨之至也若聽其殺人不加治豈為政之道乎

姪子某為令醴泉去初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
之又與洗心散遂云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
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
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
法可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
一毫之罪於義得為安乎竊聞邑中憤嘆不平之聲
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下吏
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
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
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

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願啓前月末吳齋卽送到書信卽適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願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藝類是也

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願啓知縣推官

答周字先問

并跋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字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

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之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於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魯哲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字先篇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字先竊謂
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
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
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
也或者謂此是入君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
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字先竊謂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治陽

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班弟子之列親炙模範
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暮歲復入
學以所疑為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
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
不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可加倍祇益
自歎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閑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然亦不必
直待身後覺差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
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况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詒居伊力薄未能處

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道苟能脩職則不素餐矣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
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曰迪者好學曾美當成遠
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十八者瑛城尉承問故及之
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者暄惟進學
自愛不宣願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甚慰已赴京故不復奉答近
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良息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
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別則象真亦真乃

偽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
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度易而後合道
易字與道字不
相似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
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
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
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屢知講論幾盈箱矣
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槩尚弗識况屈伸久
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

為衆說漂煦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
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
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
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於
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
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願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
可知願如常不煩見念亦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
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祥暑千百善愛五月十

日願咨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兩拜覆
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
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
理何則允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
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
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
愚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繆
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
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
要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
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
而遠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
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妄近近得却有也不
知此說如何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必直養而無害則塞
于天地之間寧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

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
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注意會而莫
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
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觀此一
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教有激而云
不得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為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
孔子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
者謂墮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
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親皆同

定親書

願啓伏以古者三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
以合二姓之歡願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

非偶妄意高門以願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
承賢閨第幾小娘子性質一作甚茂德容有光輒緣
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下
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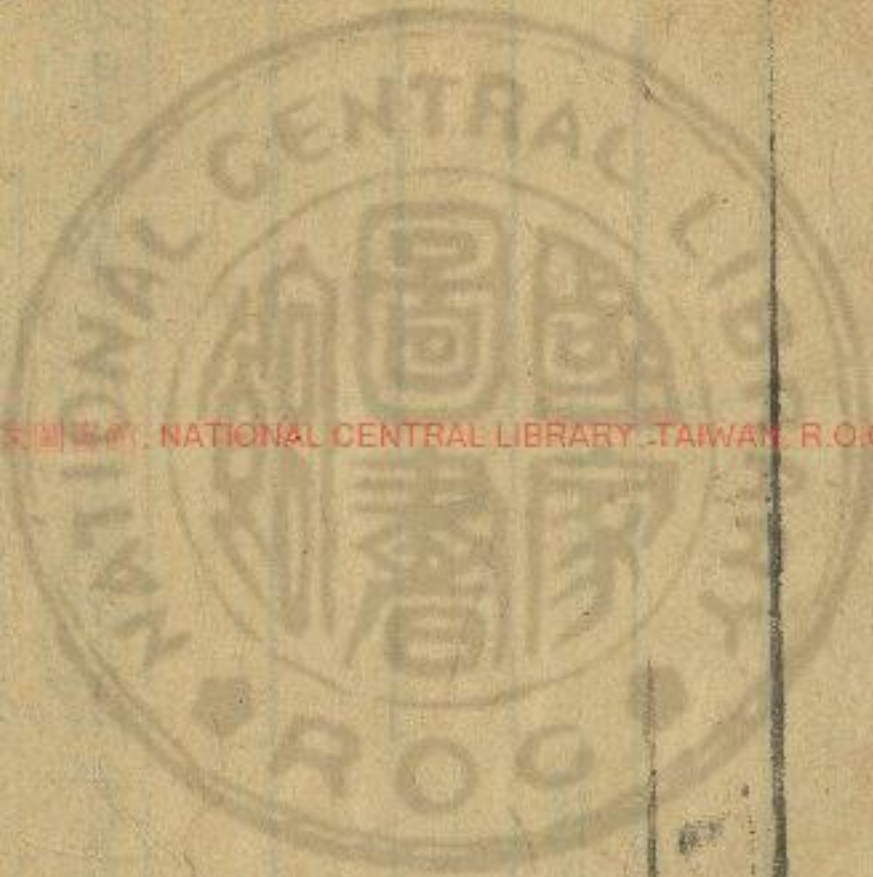
不量衰族久慕高閨輒憑咫尺之書已諧婚姻之好
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願啓族望報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臬致勤誠愛稽
合姓之文將一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器

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
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
訓雖愧未閑而箕箒之勤願俾恭事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

伊川先生文六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婚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
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婿有先人之禮使其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者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
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婿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之卜占曰吉使其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其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虐使某也請吉曰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是一作使又曰

其使其聽命于吾子女氏固辭使曰其使其受命吾

子不許其敢不告期曰某日乙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婚氏告迎于廟初婚禮雖云初婚然當量居之遠近婚受命于所

尊謂醮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擔子

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照道今用燭四或三賓將至賓婚也女氏之擯

俟于大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下車也賓進揖請

事賓對介對曰某婚命某婚以茲初婚將請承命擯

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

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再拜贊即席內告

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見之先至于中堂見

女之尊者偏見女之黨於東序替者延賓出就位替者

氏之子卒食與辭介以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

至于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醴女而

戒之母施衿結帨整謂之戒請西階之上擯者出婿降

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婿揖前奠立於車前既

升而先俟于門外先之者婦至主人婿揖婦

以入及寢門揖入婿退就次及期期謂早替者引婿入

貧者婿氏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替揖婿

再拜男下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婿盥

於南婿之從者沃婦盥於北

沃盥以水滌手也於坐席之南北

婿搢笏

舉婦蒙首

蓋頭也

復位贊者進酌

用常爵

三爵用盃姆助

婦舉卒食相者以婿婦興說服女之從者受婿服婿

之從者受婦服燭出

康成云禮畢

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纒

笄衣服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贊還又

拜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

見己

不復特見若異宮則見諸人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

下西面北上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

偏卒食婦降自阼階

禮謂

翌日婿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
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

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

并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
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
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
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草木一作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
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
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
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充非孝子安

曆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

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

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

棺擲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

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

一作焚矣至於年紀浸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

槨葬之不須假臺寤寐者適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

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

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癸	未	丁	未	巳	癸
甲	空			空	甲
庚					庚
酉	空	蓋	空	空	酉
辛					辛
戌					戌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亥	亥	壬	子	癸	亥
乾	亥	壬	子	癸	乾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辰	乙	卯	甲	寅	辰
巽					巽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
泉交浸一作侵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
陰陽家流競為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
為害之大妄謬之甚存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
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
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
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
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
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歸屬之行事言凶依

此為法至如以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是則同韻
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
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
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
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為別爾後世聖
人乃為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
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
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華向蕭毫皇甫本皆子
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徃徃數經
更易難盡尋究况復藝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

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
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
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
遂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
勲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
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
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
卿大夫之家父者十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
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
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

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父長壽命短促大為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槩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

行是必須精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言用乾艮二時
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凶
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
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
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
如此背謬者多矣不從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
法耳

記葬用柩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
固密以防損污况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

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
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
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
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
栢棺尚在又韓脩王城圯得古栢木皆堅潤如新諺
有松千栢萬之說於是知栢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
因觀雜書有松脂八地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
說麤物莫久於此遂以栢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
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
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

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為汚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栢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栢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栢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後

作主式

用古尺

作主用粟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

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

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

勸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

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榮幾神主合之

植於跌并身出跌上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

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後

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旁題主祀之名

曰孝子加贈易世則筆下滌而更之水以灑外改中不

改某奉祀

全式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孝子作孝孫

前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後

連頤三分之一居後

竅

竅

故某官某公論其字在第九神王

跌



祭禮

羅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照
未必先生所著姑附于此

四時祭

九祭灑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悅手巾祭前
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菓菜三釘或
五釘盞盤匙筯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
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
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
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酌於灌盆
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
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

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撤饌祭祖
妣亦如前或

始祖

祭冬至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
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
告于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
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

祭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
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共請先祖

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禩季妣

祭禩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
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2025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011

河朔程氏文集卷第十一

伊川先生文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
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
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
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
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
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
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

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鄜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再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

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竒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徃。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君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後。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重役。乃治軍法也。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再暮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
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畝為貴家富
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
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
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
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
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
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
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

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
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
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
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
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
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
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
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
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

於愛物於人必有旃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
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
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
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將至
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
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
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
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粘飛鳥取
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
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

行大率如此。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
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
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
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
童所謂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
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
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
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

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賻粟邊郡。所費大省。必加用紆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

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矣
時民憚苦後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讐先生
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
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
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
毋死者憚於遠致以投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
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
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

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

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

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

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

其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

史不知上未食郭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

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

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

章疏子孫不得窺其書晉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

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

又因論人才曰陛下柰

何輕大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
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
禮貌不衰。嘗稱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
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浸行
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
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
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
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

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
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決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
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童及
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
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
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
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
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
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
望堂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愷已既而先生事

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離。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晏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

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端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効論者曰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

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逆者百一。卒能
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
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
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
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
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
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
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
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餘年勞止。遷秩。特改太常
丞。神宗猶念先生。會脩三經。詔嘗詔執政曰。程某可

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筵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其後彗見。盡軫問。詔求真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疑。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差知扶溝縣事。先生擬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後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

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
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
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
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惴惴責責。而先輸逋負。獲除
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
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
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
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
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賈。其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
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蓋境賴

為水火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鄉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蓋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謂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擗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延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

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即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實，易如私田。民既餒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

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入感
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
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
繫縣獄而返。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
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
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
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
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
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台為宗政寺丞。

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五十一有
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
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
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
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
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
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
端似是之非。開百代不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
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
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
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陋。則必入於此。自道之

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
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
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
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
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
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

易從怒人而人不怒。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繫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君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六王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

族先一年卒

五字子

一有三早卒字

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

簿曰端本

治進士業

一有女夫

一有三適假承務郎朱

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

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

八年八月日弟願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跋

附錄四篇

先兄明道之葬願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

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

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

也而以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
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
附于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
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

道以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
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
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
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
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宋衆議
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
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
湮。明道之名。亘萬世之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
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顯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尚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士皆自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舊咸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以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願念

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善聞道義吾為爾言之曰何
不素教我今且偕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為恨爾
盡名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誠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
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
之享年足以名世勳俗並前古賢嬪垂光簡冊不辜
短命何痛如之眾人皆以未得所歸為恨顧獨不然
願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常作恐不當其意者
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
願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
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

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顧誌

為家君祭司馬溥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已者私衆口或容
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
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不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
已大何天乎之不弟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
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
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覩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棺

哀聊陳薄奠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
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
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
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為恢弘之度若海瀆
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將善惟日不
足居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
退如何不弟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
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
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
陳薄奠以寓哀誠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邁茲昌辰出為嘉瑞生而
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
為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
入輔命相用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
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
心如摧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
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
不弔不一老之愁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
莫贖為有職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

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酌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
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乎如在監冊誠而來顧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
克以其芳比親戚交禮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
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
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為
薄奠尚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

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
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
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
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
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
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
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矣質夫於子為外兄弟
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

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
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難哉官
制有拘不克臨窆寄文為奠以叙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
從予遊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
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類善
志竒蘊曾未得施天胡為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
死君之死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
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窆一慟

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揆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
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
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
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
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
人豈易其比賽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
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
止于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

相繼而逝

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

弢之揚應之相繼而逝也

今君復往使予

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

情而已却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

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考來格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二

伊川先生文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程姓珣名伯溫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
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
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曹氏王父尚書虞部員
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適
姚追封趙國大夫人張氏冀國大夫人張氏予性
質穎蒙學術黠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
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祿子孫一人補郊社齋

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三縣尉潤州觀察支使
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華州
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
中厭於職事丐就開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
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
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乃
九伯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
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
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崇正寺丞先
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繼奴比白承女四人長

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廷年次洪兒幼亡次適
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
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
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文八人長適宣
義郎李德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
正次夫嫁而卒次為半德繼室次適清河張敦次
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昂易昂暉曾孫女一人元祐
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二日巳卯以疾終于正寢既
命寢既得疾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
命寢正寢于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衲焉子慶官十二任

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怕實和教致夙夜無勲勞可
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為幸多
矣葬日切不用于求時賢制撰銘誌既無事實奇
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于石
向壁安置若或必遠湮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先公大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授十

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

後之人加所選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

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者之家牒孤

順泣血書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舊名溫其字君玉既登朝
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
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
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
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為族兄文簡公所
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
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
妹時長弟璿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
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

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為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
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
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
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
郡守以下皆為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
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
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為撓潤當
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下
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
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為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

令欲以慘酷威之盛久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
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
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牧民善言為古券契
田訟最為難辨而虔尤甚彛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
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置然盈庭公獨呼爭者
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昏服事決於頃刻之
間人以為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
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
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
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
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為
妾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曰為提黥刑
獄最稱嚴察一道懷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
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
還任塗而儂智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
以公獲免為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又雨平
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
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
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藉食

有正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其者相倡爭遺金錢公
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
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
輅傳旁午毀譽易得為守者相承務豐厨餼主更多
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為禮未為蕙也會漢
中不稔飢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散於路口為糜粥
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
服除權判馮驢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
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濯濯亦不
可用居民安於父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之用

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為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
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
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圯公
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
於朝者三不報蓋自此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
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為公
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剗築何害乃得請後
數月始槩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
秋成則為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
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

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
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澌盤屈成花卉
之狀竒怪駭目郡官皆以為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
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
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
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為簫衆吏持簫走白殺青
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偽不應吏懼而退
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游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
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
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

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為之喜公揮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為使者挾朝廷勢凌茂州郡沮公以為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為慮人皆服公勇決兩京南

郊恩以子叙遷中散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
太中大夫累封永年昭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勲上柱
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
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
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績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
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
事以四月十五日葬于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
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
泉及貴賜弟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
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

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
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
顥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
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
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
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長喪祖母崔夫人撫愛
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
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
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已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
愠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願自

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
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
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
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下獲為恨始公撫育諸
孤第其長二人性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第之
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
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
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
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
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

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
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
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
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為宣德郎矣公慈恕而
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
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暖與人
接淡而有常不妄交游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
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為守所知
公視其氣貌非常人幽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
及為郎官故事當累代每遷授輒一薦之間人有愛

事喜之如在己不為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
而請謁堂禮亦不發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
之加親亦不示之踈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
無敢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
為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辜也遂頗自歎有
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
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
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陂也南昌黃
顥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縻人廣坐無所不狎
侮公時寧少獨見禮重常曰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

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
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會縱者自
朝廷行老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答
朴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
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
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歛然自不以爲
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
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
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已尤約官至
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

身非宴會不重。既謝事，遂解朝衣。賓客來者無言。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嘆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悅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為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為同甲。

會日洛中圖書傳為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
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願時未仕
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為生公不以為憂也及願被召
叨備勸講入省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脈
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
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為墓誌紀履歷始終而
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
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無異政
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譎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
求時賢制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

累不德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必違遺命
是不以為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
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二一作世為河

東大姓曾祖元祖高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
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道古其爵位父道濟始
以儒學中科第為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
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

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且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乃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

謂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
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
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
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
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
欲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
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
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
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

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必側掌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值以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已

物必加愛之先公能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為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頷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役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友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

物擊鼓夫人曰有推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恠
恠亦不復有家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美應明者
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
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經貼上曰我惜勤
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幾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
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罷應科舉方
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實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
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童見世之婦女以
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
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

時先公觀親河朔夜聞鳴

鴈嘗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雖雖過草堂早是愁無寐
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驕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
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
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
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
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
脩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
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
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
毋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

一作二
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
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
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琬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
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
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適榮國
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
第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
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

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
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穉如已生事伯兄立
嫂如父母與入接傾盡心府信人如已愛致欺而不
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
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脩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
州端氏縣令閱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西遷
至朝奉郎積數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
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至官事
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
嘗捕蝗徒步執箕為眾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

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
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亦得
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
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
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頤郊社齋即出繼從伯
父後次曰顯太廟齋即女二人長適承議即劉立之
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
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
於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

無間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
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書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願幼時
猶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於君頭
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
尋卒人以為畫殺故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
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僂一作奴未幾二人皆卒
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
蓋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
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願少時嘗到死然如舊諸

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

已為四翁名逢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

笑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太評事諸孫居

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必其

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

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

公答以叔有之與珣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

一少師小印合示願曰祖物也可收之願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願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告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薄家少師綠玉枕於四翁文種家鞍瓦於三公羽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於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於御書誥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

事皆淳儉嚴整大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

生

張安虞

一老嫗白曰承旨

將軍

新婦生男微開

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

母雷氏

將軍

奉事二叔舅晨夕兢畏平居必曳長

裙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

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之所嗜天

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

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

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壽

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

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
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徃省親叔舅方聽其來
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
也

少師至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
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
門則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果為族中群兒
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願過邑去少師時八十
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間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
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塚因摘取其土以乞靈後

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藤房書室唯乘一驢
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歿直輕財好
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肴欲觀其器度
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啣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幘其中若勅書受之曰壽
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歿直亦莫能曉後登
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婚必欲得高科者問其
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婚名家弗許
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

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
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
公為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待叔祖坐曰
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
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
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出正
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文當為宰相歎羨不已
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在先及文簡公為兩
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

俄以事罷去。此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階。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窓曰。吾之死止階。此紙爾。未幾而卒。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毀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若寒。有儒生造門。即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常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為義。

不長有儒生以講說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
有珠子裝抹曾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嘗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
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
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
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
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
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
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
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公翁家先生問張氏子

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後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甘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

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
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同管
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琬謹遣姪頤就
墳所以酒肴之具祭告于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
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為事近年以來
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盜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
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
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

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願謹以香醪致奠于亡姊夫奉禮郎
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克與君為姻游從嬉戲不殊同
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舟誠相
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
勝於博慘况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
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天逝各懷哀憤以難
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
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溥

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
於魂夢逮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
泯挈甥女以將歸叙中懷而告遠清香一炷芳醪一
卮君其享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
游從歲踰一終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歸身心存樂善
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
信吾道而白首益聖知余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
我居畿甸常為命駕之約方切離群之戀忽承置郵

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稚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
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致來言君被疾觀遣辭之
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脩途冒如焚之赫日
始及近郊已聞指室撫牀嬾而長慟痛死生之遂隔
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為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
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
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毋老子幼禍兮何極
雖道路以猶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苦斯俾我
心之重盡羈旅之次着着粗飾惟君之靈監斯誠而

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願令昂具酒肴致祭于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
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
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脩謹無子弟之過期
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竄繫遠方生不獲視
汝疾死不獲撫汝極寃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
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
王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
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為有後矣此外吾
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

汝天乎冤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
存其步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于茲九年
既升沉之異迹望履易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
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
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填臆嗚呼哀哉願也少服
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
莫見一慟靈寔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

先生之嫡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志其忠孝仁厚如子者
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邪余意若有賴於子而反哭
子何其酷邪薄奠致誠尚其來饗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河南程氏
世系之圖

少師
初
君張氏
君張氏
君張氏
君張氏

虞部
善
開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文簡公
陳氏
天球

大中
珣
工谷郡
君侯氏

大中知
扶溝縣
嗣宗

應昌

天錫

明道
伯洋

仁和縣
君彭氏

伊川
君侯氏

韓奴

慶如

即四十一
如
端

端慈

端本

端中

端輔

端孝

京兆太
君段氏

楊氏

將軍
雷氏

四評事
李氏



策國大夫
人張氏
崇國大夫
人張氏

即中

倪氏

君曹氏

朝奉

宣興縣

君賈氏

壽光縣

君孫氏

天水趙氏
長壽縣太
君任氏
長安虞部

福昌縣

君張氏

長安虞部

太朝齋郎
顧

太朝齋郎
顧

太朝齋郎
顧

太朝齋郎
顧

顧

顧

按家世舊事

太評事諸孫

又有長安大

監簿有三翁

有四翁名逢

竟然未詳別

子所生仰亦

將軍之子也

太中曾孫凡

六人曰昂曰

昇曰昂曰易

曰曼曰昂惟

昂可知為端

懿之子昂但

知為明道之

孫餘皆不敢

輒定姑識于

此以俟夫來

者若為後學

譚忠善心謹

白

河南程氏遺文

放蝎頌

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

見劉立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

見龜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

見易傳後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

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
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
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
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
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
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
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眾陰主也如大壯以
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一其所
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之几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為無
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

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始陰生遯
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
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復同人大有无妄大畜
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
一陽為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
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
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姤陽說於一陰說
之而已非如一陽為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為之主
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復同人大有也卦
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

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

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

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

謂一陽至在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暢一作達

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

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

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

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

也唯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為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

盛可知需訟大畜死長也無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離

也。大過陽過有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

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

也。必上下各二陰，中唯兩陽，然後為勝。小過是也。大

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

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

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

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

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

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為陰所陷

弱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

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
陷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
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
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為盛也若
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相損歸妹豐皆在下
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
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
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居嗑彖曰柔得中而上
行長陽旅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
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

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比有利貞之誠，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陰，揜無祐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為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序

見性理
羣書

易之為書，卦爻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

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
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
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
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
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
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追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
負陰而抱陽莫不有是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
化不窮形一受其生一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
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
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

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
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
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
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
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二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
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
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
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
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禮序

上同

同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獵馬。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

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
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
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
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
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
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
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
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矣羅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
郁郁乎文哉五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
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

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
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
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悟然
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
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
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
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
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
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
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

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

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